

第三章 日本能源外交戰略之能力與佈局

日本是個四面環海的島國，本身的能源貧乏，僅僅在新瀨、秋田和北海道等地有著少量的石油生產，僅能供應其國內能源需求的 0.3%，故來自海外的能源進口幾乎支撐了日本經濟和民生全部的基本消費，也使日本對於能源安全的危機感上升到了國家安全的層次，並向海外展開投資和外交的佈局。然而日本雖有強大的經濟力量，以及日漸上升的國防能力，但在解決其能源安全問題的過程當中，仍然會遭遇來自周邊國家的種種挑戰和侷限，主要的侷限來自於結構的和歷史的兩方面，使得日本無法完全發揮其國家能力和遂行其目標。

第一節 日本能源安全概況

與第二章分析中國大陸的步驟一樣，本節先從日本國內的能源消費結構和主要的能源安全來看日本目前的能源安全現況，再分析其能源戰略的內容為何以及在海外進行了哪些佈局。

一、日本能源結構

日本在先天上就是極度缺乏天然資源的國家，以石油、煤炭、石油等消耗性自然能源來計算其能源自給率，日本僅達到 4%，即使加上核能發電，自給率頂多提升到 19%，所以其受到外部能源進口的制約程度是遠高於中國大陸的。從日本國內能源消費結構（圖五）來看，石油的依存度高達 50%，可說是日本最主要的能源，2002 年日本自國外進口了 15 億桶（約 2.13 億噸）的原油及石油製品，對外依存度為 99.7%，金額逼近日本 GDP 的 2%，其中一次性消費油占 49%，為世界上第三大石油進口國¹，綜合這些數據來看，海外石油對於日本來說，關乎其經濟命脈的存續，而且從海外進口比例（圖六）中從中東國家（沙烏地阿拉伯 24.7%、阿聯大公國 23.4%、伊朗 15.9%、卡達 9.4%、科威特 8.8%、阿曼 4.3%）進口的比例為 87.2%，也暴露出日本能源需求的脆弱面即在於：除了高度

¹日本資源エネルギー庁エネルギー情報企画室，エネルギー白書 2005，
<http://www.enecho.meti.go.jp/topics/H16hokoku/index.html>

依賴海外進口又過渡集中在中東地區外，還要面對的問題就是中東政局的不穩定和漫長的海運通道安全，而這也是中日所面對的共同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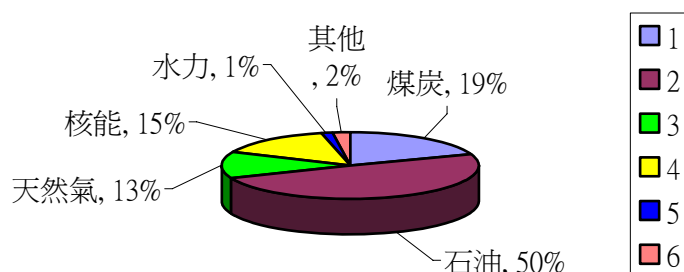


圖 3-1、日本能源結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依「日本 2005 年能源白書」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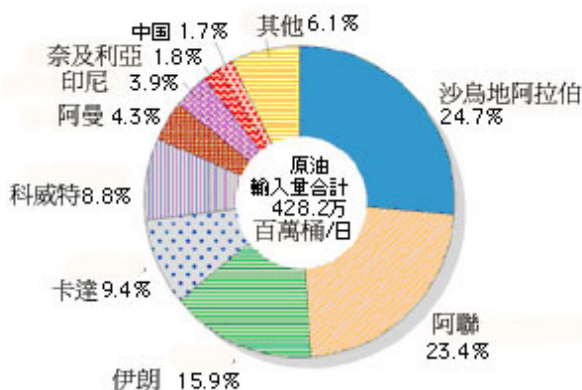


圖 3-2、2003 年日本原油輸入國家比例圖

資料來源：日本資源エネルギー庁エネルギー情報企画室，エネルギー白書 2005，
<http://www.enecho.meti.go.jp/topics/H16hokoku/index.html>

從區域的角度來說，日本於亞洲區域中的其他國家之間一向具有能源的合作關係，其中以煤炭和石油為最主要的兩項能源貿易產品來看，日本的煤炭主要是從印尼和中國大陸兩地進口，而且近年來從亞洲地區進口的比重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圖五），從 1990 年的 5.5% 到 2003 年時增加到 30%，顯見日本與亞洲周邊國家在煤炭消費上的合作趨向緊密。但是在石油方面，因為亞洲國家近年來各自經

濟發展的需要，加上中國大陸的磁石效應，日本從亞洲地區的石油進口量隨即大幅的下降（圖六），由 1990 年的 23.5% 下滑到 2002 年的 7%。這兩者的變化，可以從中日之間的能源貿易往來中清楚的觀察到這樣的趨勢：首先，1990 年時日本自中國大陸進口了 1391 萬噸的原油，到了 2003 年時下降至 364 萬噸；其次，1990 年日本自中國大陸進口了 456 萬噸的煤炭，2003 年上升到 2807 萬噸，這樣的數字變化正好說明了中日之間的能源貿易佔據了日本於亞洲能源市場消費中的很大比重，且符合這兩種能源在亞洲市場中能源貿易的消長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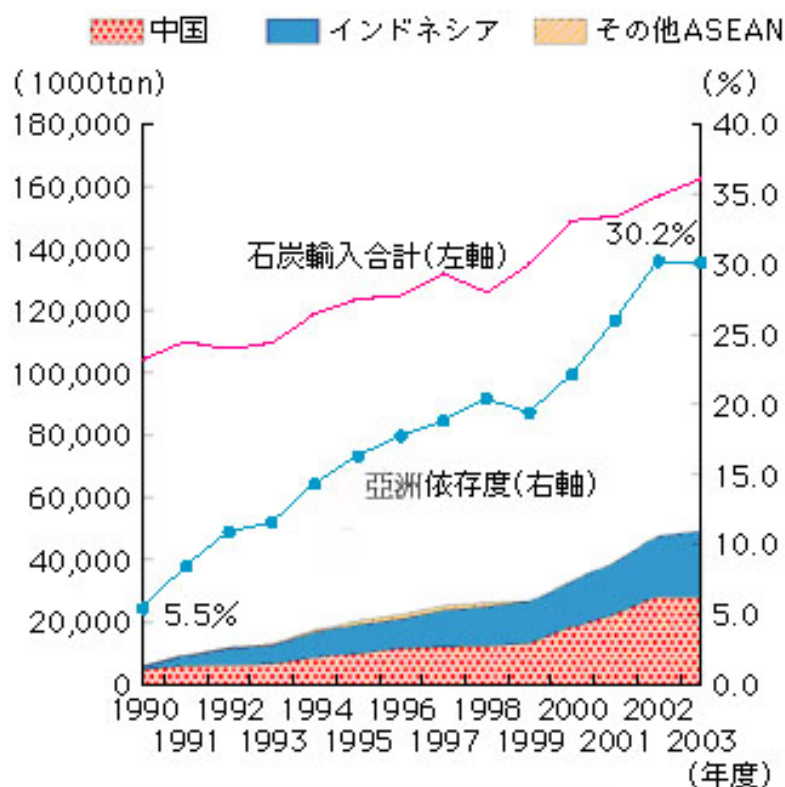


圖 3-3、日本自亞洲地區進口煤炭比例圖

資料來源：日本資源エネルギー庁エネルギー情報企画室，エネルギー白書 2005，

<http://www.enecho.meti.go.jp/topics/H16hokoku/index.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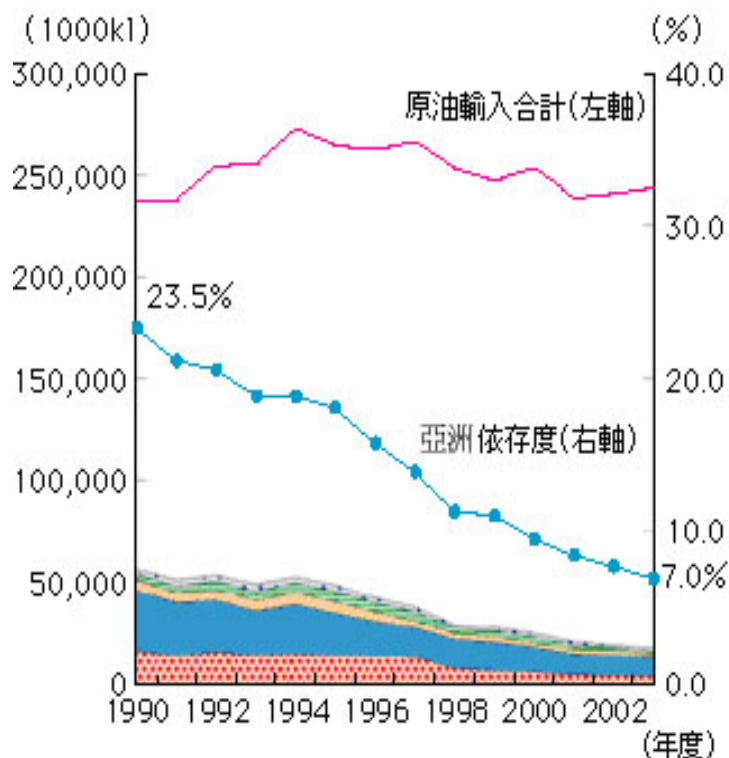


圖 3-4、日本自亞洲地區石油進口比例圖

資料來源：日本資源エネルギー庁エネルギー情報企画室，エネルギー白書 2005，
<http://www.enecho.meti.go.jp/topics/H16hokoku/index.html>

二、日本能源問題

從日本國內能源需求概況，以及海外石油供給來源兩方面分析日本的能源安全問題，可以總結成以下幾點：

1. 對外依存度高：對於一個世界先進工業國家而言，99%的石油必須依靠外國輸入，將是非常不利於國家經濟與民生安全的，這樣的高度依靠國際石油進口的結果是，國際油價每上升 10 美元，日本的 GDP 將會減少 1%。再以之前所學的標準來看，現況早已是非常需要國家以經濟、外交甚至軍事力量來確保石油供給安全，雖然日本自第一次石油危機起就由政府帶頭展開了各項措施，但對外依存度的居高不下，是先天上無法克服的，日本也因此必須承受這樣的風險與心理負擔。
2. 石油依存度大：不同於中國大陸，日本幾乎一半的能源消費是依靠石油及相

關石化產品，雖然說近年來日本加大煤礦進口的量，但以生活水準進步的日本來說，無論是家用汽機車、運輸產業、工業用油等消費大宗，都會持續的增加石油消耗，這樣以石油為主的能源結構將很難改變。

3. 供應來源過度集中：日本 87% 的海外石油來自於中東地區，即使未來的十年內，伊朗、巴西、裏海甚至日俄油管等地的油田開發計畫都成功，能夠分擔日本石油供應的量又能夠達到多高的程度，尚有待觀察，更何況這當中還有著許多的不確定因素（尤其在伊朗、「安納線」等計畫上），這也是日本四處找油，卻仍無法取得安定的供應來源的隱憂。
4. 資源運輸高度依賴海運：日本的糧食、進出口、資源都必須依賴海運，這是把國家的生命線寄託在海運之上的海島國家不可避免的宿命，同時對於海權的控制就成為必須投注大量國力的無底洞，必須時刻的投注心力並且與沿線的諸多國家保持良好、合作的關係。然而維持安全的成本高昂，其他行為者如海盜、恐怖攻擊加以破壞的成本卻很低廉，只能說是防不勝防。

三、日本的石油安全戰略

上述所歸納的五個問題，是迫使日本必須儘速克服的主要能源安全問題，故日本當局的石油安全戰略也就是圍繞著這些核心問題而展開。要觀察日本對於保障石油安全的戰略行動，從其日本能源廳所發佈的「2005 年日本能源白皮書」來分析是最具有官方代表性和政策指標的，由此報告中所整理出目前日本確保海外石油供給的政策有以下四大項：

（一）石油儲備機制的持續落實

日本自 1983 年起陸續由國家建立了 10 座的石油儲備基地，由國家成立的特別法人---「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物資源機構」（JOGMEC原為「石油公團」）負責相關儲備工作與基地的管理，並且負責海外油源探勘等開發事宜。目前石油基地的總儲備量約為 5100 萬立方公尺，預估為全日本使用 91 天的消費量；在民間儲備方面，規定了民間石油業者必須配合 2000 年修訂後的「石油儲備法」，負擔約 70

天用量的石油儲備（修訂前為 90 天）²，再加上天然氣方面約有 50 天的儲備量，所以國家和民間的戰略儲備相加，約可使日本的儲備量達到 171 天左右，跟其他先進國家相比，如此的儲備量居於世界領先地位。

（二）展開「資源外交」

早在 1971 年時，由於有感過度依賴中東油源，日本外務省體認到「資源外交」的重要性，於該年委託社團法人日本經濟調查協會進行「70 年代的資源外交」的研究報告，1972 年進一步的研究指出日本原油輸入過份依賴中東為主的 OPEC（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應使供給原分散化，並制訂了「資源外交三原則」，須有利於：資源國政治經濟的自立發展、南北間的協調與相互發展、世界和平的增進與發展等三項原則，且明確訂立了以社會援助、經濟援助、建設援助、戰略援助等方式進行資源外交³。日本持續遵守這樣的原則進行「資源外交」，發展到今日，目前日本從事資源外交的作法有以下幾種：

第一，日本對產油國進行直接投資或支持能源開發，透過直接投資、技術轉移的方式在產油國開發油田，目前在伊拉克即為此種模式；或者是回應產油國的要求，被動的提供技術和開發政策，並以人才交流前往當地予以協助，這樣的模式出現在埃及、委內瑞拉、科威特等地。

第二，與中國大陸相似，以簽訂能源合作計畫的方式和產油國政府先溝通，在進行民間投資生產，利用外交上首相或外相前往產油國出訪或是產油國家重要人員來訪的機會，簽訂石油開發的合作計畫；以日本與伊朗的油田開發合作為例，2000 年時伊朗總理訪日時即提出兩國合作開發伊朗西南部油田的構想，經過長期交涉後，總算於 2004 年 2 月正式簽訂阿扎德甘(Azadegan)油田開發計畫，取得優先開發權，預計此油田之儲量達兩千六百萬桶（但後來因日本過渡靠攏美國限制伊朗核武政策，引發伊朗不滿，已於同年 9 月取消日本之優先開發權）。

² 安豐全，裴建軍，「對日本石油儲備管理經驗的新認識」，**國際石油經濟**，2005 年第 3 期，頁 35-36

³ 李恩民，「從經濟戰到石油外交---1970 年代日本對中國大陸的石油貿易」，**中國大陸研究通訊**，第六十九期（民 94 年 5 月），頁 3-4

（三）強化石油產業

爲了鼓勵日本企業於海外開發油田，日本政府提供以下具體作法，做爲鼓勵企業的方式，首先，日本政府透過金融放款的優惠以及對參與海外探勘的企業提供鑽探出資債務保證，幫助企業解決外出投資的後顧之憂，主要作法是對於石油天然氣等開發事業，提供低利貸款，並由政府替石油企業向銀行提供 50% 的債務保證；另外有海外投資損失準備金的機制，以防企業在大規模開發失敗後面臨股價下跌、破產等危機發生，並提供探礦準備金、海外探礦準備金制度以及新礦床探礦費、海外新礦床探礦費的特別扣除制度等，以獎勵企業積極向海外開發。

另外，日本政府還幫助已在海外投產的石油產業適應國際能源市場，由政府協助進行市場調查，針對目前的市場資訊以及可開發區域向企業提出建議及開發策略，並且協助企業展開高附加價值的石化工業技術發展，並促進石油精鍊、有效省能技術、低污染技術、新型燃油開發等技術的再升級，從市場資訊和石化工業技術兩個方面，幫助提升日本石油氣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和適應能力。

（四）石油供應多元化

日本爲了擺脫過渡依賴中東油源的情況，必須採取分散油源的策略，四處尋找可以分擔石油供應的產油地區，自 1950 年代日本經濟走出二次世界大戰陰影之後，日本隨即投入資金前往東南亞等產油地區，並接著往中東等主要產油中心行動，經過了五十年的努力累積，日本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許多的油氣開發基地，這對於日本能夠創造今日之經濟規模，可說是功不可沒。另一方面，由於日本在進行油源多元化的拓展時，在許多產油地區與中共有所交集，故有必要在此節將目前日本重點投入油氣開發的地區和生產情況逐一做簡單介紹，才能在第四章中，針對中日雙方交集的部分直接進行分析，目前的初步成果與目標如下：

1. 哈薩克「卡夏干油田」(Kashagan Oilfield)：位於哈薩克所屬東裏海範圍，預估儲量爲 130 億桶，日本於 2002 年時購得 1/12 的權益。預計 2008 年正式開

始生產⁴。



圖 3-5、卡夏干油田位置圖

資料來源：「事業介紹-カスピ海沿岸諸国」，INPEX CORPORATION，

<http://www.inpex.co.jp/business/project/caspian.html>

2. 亞賽拜然 Azeri-Chirag-Deepwater Gunashli (ACG) 油田開發計畫：為亞賽拜然所屬的西裏海深海油田，預估儲量 94 億桶，1997 年開始生產，日本伊藤忠石油公司、國際石油開發公司（簡稱 INPEX，為日本國家直接控股公司）各購得 4%、10% 的股權，目前日產 27 萬桶，預計 2008 年時每日可以生產一百萬桶石油。



圖 3-6、ACG 油田位置圖

資料來源：同圖 3-5

3. 庫業島哈薩林 1 號油田：位於庫頁島的油田，蘊藏有 23 億桶石油，和 4850 億立方米天然氣儲備由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負責開發，為美、俄、印度、日本所聯合開發，於 1995 年日本購得此處油田的 30% 股權，預計可以維持日本 13 年左右的石油需求。

⁴ 南方朔，「中亞正一步步調進美國的陷阱」，新新聞，
<http://www.peace.org.tw/enews/analysis/20020612.htm>

4. 庫頁島薩哈林 2 號油田：位於庫業島東北部，石油儲量為 11 億桶，自 99 年開始生產，荷蘭殼排石油公司的股份佔 55%，日本兩家公司，三井物產和三菱商事各具有 25%、20% 的股份，2006 年正式開始向日輸出石油⁵。
5.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烏姆賽義夫油田和札庫姆油田：由日本INPEX公司與當地國國營阿布札比石油公司（ADNOC）所共同開發，分別自 1985、1987 年開始生產，目前日產約為 28 萬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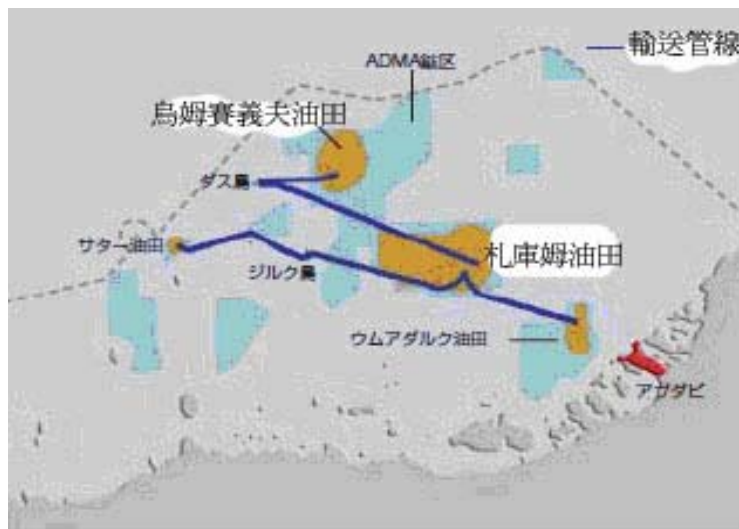


圖 3-7、烏姆賽義夫油田和札庫姆油田位置圖

資料來源：「事業介紹-中東」，INPEX CORPORATION，

http://www.inpex.co.jp/business/project/middle_east.html

6. 伊朗阿扎德甘(Azadegan)油田：此油田具有 260 億桶的儲量潛能。為世界單一油田儲量中第二大，日本在 2004 年 2 月取得優先開發權，日本 INPEX 公司與伊朗國有 NICO 石油公司各自取得 75%、25% 的股權，但協議中間一度因為伊朗和問題遭到伊朗取消優先開發權，但目前已復權，但因美國與伊朗的核武問題尚未解決，直至目前尚未正式開發，日本 INPEX 公司的規劃是於 2006 年正式啟動開發計畫，2008 年正式投產。

⁵「サハリンにおける我が国企業参加のプロジェクトの概要」，資源エネルギー庁，<http://www.enecho.meti.go.jp/faq/oil/q10.htm>



圖 3-8、伊朗阿扎德甘油田位置圖

資料來源：同圖 3-7

7. 巴西油田：2001 年發現並確認油層，日本INPEX子公司（インペックス北カンポス沖石油株式会社）從巴西國營石油公司Petrobras取得Frade Block油田 15%的股份，2008 年開始生產，可日產 18 萬桶。
8. 委內瑞拉油田：1991 年日本帝國石油公司與該國國營PDVSA石油公司合作，進行再開發計畫East Guarico油田計畫，目前該油田每日產量 4 千桶。2000 年，帝國石油又自PEREZ COMPANC公司處購得委內瑞拉東部San Carlos、Tinaco兩油田之 50%股權。2005 年帝國石油在委內瑞拉灣鑽探的Moruy II油田區建設成功，並持有 50%股權。



圖 3-9、委內瑞拉油田位置圖

資料來源：「海外プロジェクト---ベネズエラ石油」，帝國石油，
http://www.teikokuoil.co.jp/overseas/os_02.html

9. 埃及油田：2003 年日本帝國石油公司從美國 Devon Energy 公司處購得埃及所屬蘇依士灣海域 Khaligue El Zeit 油田及 South East July(SEJ)油田 30%之股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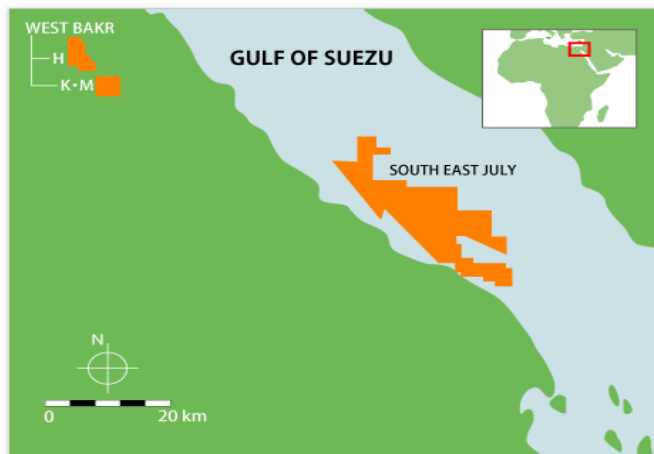


圖 3-10、SEJ 油田位置圖

資料來源：「海外プロジェクト--エジプト石油開発」，帝國石油，
http://www.teikokuoil.co.jp/overseas/os_02.html

10. 日俄安納線：此線涉及中、日、俄三國之權力糾葛，原本由中首先提出「安大線」的中俄合作計畫，後一度被日本「安納線」取代，現在俄又決定將首先建設通往大慶的中俄支線，故目前態勢仍不明確，至第四章時會有詳細說明。
11. 印尼油田：日本在 1960 年代末即展開對印尼的能源外交工作，截至目前為止，其所屬石油集團在印尼當地的開發區域為以下五區：(1) Mahakam 油田：1970 日本 INPEX 公司與印尼政府簽約取得 Mahakam 油田區 100%股權。1972 將 Mahakam 股權之 50%分與 Unocal 公司，同年隨後開發 Attaka 油田。(2) South Natuna Sea B 油田：1977 INPEX 公司發現 South Natuna Sea B 油田區，於 1994 年取得 35%股份，1999 年由此油田區建設印尼第一條海上油管往鄰近港口。(3) 爪哇島西北油田：1986 INPEX 取得爪哇島西北油田區 7.25%股權。(4) MESELA 油田：1998 INPEX 取得 Mesela 油田區 100%股權。(5) Berau 油氣田：2001 INPEX 與三菱商事公司共同開發 Berau 油氣區，並取得對外銷售石化天然氣合約中 16.3%的股權。



圖 3-11、日本在印尼投資油田區位圖

資料來源：「事業紹介-インドネシア」，INPEX CORPORATION，
http://www.inpex.co.jp/english/business/project/indonesia_03.html#indonesia04

日本在海外各地的開發投資計畫主要是由 INPEX 和帝國石油兩家官股佔重要比例的跨國石油公司所進行，而整體佈局的擴張順序是先由東南亞開始，接著是中東地區，然後是中南美洲和鄰近的庫頁島，最後是新興的產油區如裡海周邊等地。但在這個過程當中，在日本石油所最依賴的中東地區，日本欲和當中最大的石油輸出國沙烏地阿拉伯進行合作，如 90 年代日本提議合作建造煉油廠受挫，使得日本只好在最大依賴原無法獲得確切的穩固下，繼續向外尋找新來源，卻正逢近十年內中亞、伊朗、俄羅斯、南美洲等國不斷的發現新油源，使得日本能夠在既有的佈局基礎和經驗的累積優勢下，投入新一波產油地區的探勘合作熱潮，例如在裡海地區和伊朗的合作計畫，就是在這段期間內所收穫到的成果，未來這些正在進行的合作計畫一旦落實，相信可以分擔大量的日本能源需求，並且有效的壓低自中東地區進口的比例。

在對於日本本身能源概況做出介紹之後，日本政府如何面對的這些能源安全問題，就必須觀察其國家能力如何加以解決，而接著就將日本所具備的能力以及外環境的限制分別在以下兩節加以分析。

第二節 日本國家安全觀與能力

由前一節的討論中，我們理解到日本對於能源的安全觀是環繞著「國內能源先天性的不足」、「能源供給過於集中依賴中東」兩項核心概念展開戰略思考的。但是日本國內也注意到若是只顧及自身的安全，造成情感上的排外主義或是盲目的本國優先主義，將會變成與民族主義相結合，走回到二次世界大戰時侵略東南亞產油區域的道路，所以日本必須將自身的經濟和資源安全建立在亞洲，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整體性安全之上，達成區域能源安全的穩定⁶，這可以說明日本正試圖用更理性的角度去思考能源安全觀。

一、日本的安全觀

一個國家的能源安全問題是涉及到經濟安全甚至國家安全，當上升到國家安全層次來思考時，就必須以國家的整體安全觀進行考量與分析，因為國家安全觀的確立會影響國家為確保安全所相對應的外交和軍事政策，在能源安全的領域上，也深受這兩方面的影響，也就是從「安全觀—政策—達到安全目標」這樣的思考和行為模式去發展，故以下分別從外交安全觀和軍事安全觀兩方面的分析，來理解日本當面對安全威脅時的看法與認知為何，才能再進一步的理解其國家能力將會應用在那個方向上。

（一）領導人安全觀

小泉純一郎的個人安全觀，基本上是順著 1994 年七黨一派聯合內閣成立的理念，當時打破自民黨長期執政，由當時的社會黨的村山出任首相，並做出放棄社會黨的理念，承認美日安保條約、美軍駐日合法性和日本應擁有武力的宣示，形成日後日本左右派共同的安全觀，並促使之後自民黨重新執政後，繼續「右傾」的路線，小泉的安全觀就是這樣潮流的延續和集大成。

首先，小泉認為日本自衛隊應成為正式軍隊，並且可以打破憲法限制，向海外派兵，於是藉由聯合國在伊拉克派遣維和部隊的契機，以「協助伊拉克重建的

⁶ 後藤康浩，「アジアのエネルギー開発と日本」，**國際問題**，NO.541（2005 年 4 月），頁 42-43

人道支援活動」之名義，進行了首次派兵至中東的軍事行動。

其次，小泉在 2003 年時也提出，日本可以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不應坐以待斃。這樣的看法，也就代表了小泉個人認為必須打破目前的「專守防衛」方針，由此就必須在憲法上做出修改，並且制訂了「有事三法」來賦予日本自衛隊更寬廣的權限，以應付外來的威脅和突發事件。

所以小泉個人任內所做出的種種改變，都是基於日本政治氣氛右傾下的產物，一言以蔽之，就是期望以「正常化」作為保障國家安全的途徑，並進一步結合與美軍的力量，共同的維持日本國家利益和亞太地區的穩定。而接著將採用近三年日本的「外交青書」和「防衛白書」中的內容，說明以小泉為日本領導人的日本政府，在他的意志主導下所形成的整體安全觀和相對應的政策為何，而這樣的安全觀又如何影響了其能源外交戰略。

（一）外交安全觀

從日本外務省歷年所出版的「外交青書」當中，可以觀察到日本對於國際安全環境認知的演變，因為內容主要包括了這他們總結前一年的外交工作和對國際環境的認知，並且對新的一年外交工作目標做出明確設定，本文從 911 事件為分水嶺，從這之後的「平成十四年（2002 年）外交青書」開始分析觀察，一直到「平成十七年（2005 年）外交青書」為止，總共四份外交青書，茲將各年度當中對於亞太周邊安全的安全環境重點摘要如下：

「平成十四年外交青書」認為亞太地區安全環境中的主要問題來自於：恐怖主義的威脅（受 2001 年美國 911 事件的影響），並認為進行維持區域和平的工作必須以美日同盟的持續存在為基礎，除了這種雙邊機制外，當時的日本也樂觀的看待亞太區域論壇（ARF）所能發揮的多邊機制功能，認為這能夠發揮促進互相信賴、達成預防外交、紛爭解決途徑等功能⁷，並整合亞洲國家的聯合反恐。

「平成十五年外交青書」時，2002 年日本周邊的南韓盧武炫、中共胡錦濤

⁷ 平成十四年版外交青書，日本外務省，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2/gaikou/html/honpen/index.html>

分別就職為新一代領導人，雖然亞洲區域中主要的衝突為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緊張情勢升高，但基本上整個日本周邊情勢穩定；再加上適逢中日關係正常化三十週年，中日關係氣氛良好⁸，當年對於亞太地區周邊國家的看法都較為平和。

「平成十六年外交青書」把 2003 年的北韓核武危機列為重要的突發事件，認為這對於東亞的和平穩定帶來重大威脅外，更是對於防止國際核武擴散工作的嚴重挑戰；同年在峇里島，日本與中共、南韓簽訂「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⁹，對於東北亞的三個主要行為者而言，更增加了經貿上的交流互惠以及政治上的良性互動。

「平成十七年外交青書」有了重大的改變，將一些安全問題具體的描述出來，並且開始將國家安全問題中的資源安全以及海上運輸的問題明確的寫在外交青書當中，例如：

四面環海的日本，許多糧食、石油、礦物資源必須依賴海外的進口以及海上運輸。而消費性資源和國家的相互依存關係，以及確保資源的穩定、大陸棚和排他經濟水域的海洋權益的維持和確保、對於日本穩定持續的發展是生死攸關的問題。另外，近幾年來，在東南亞以馬六甲海峽為主，屢次發生的海盜問題及海上恐怖事件危險性升高，對以海上交通線作為經濟生命線的日本來說，海上的安全與威脅是核心性的重要問題¹⁰。

筆者認為主要原因在於外交青書的撰寫不只是給予他國參考和宣示政策，同時也必須讓日本國民能藉由閱讀外交青書瞭解到日本的安全處境以及當前全體國民應該注意的安全問題。而 2005 年的石油價格高漲，使得日本不得重新面對其本身資源安全的脆弱面，也就是物資運輸的海上通道安全問題，因為過去幾次石油

⁸ 平成十五年版外交青書，日本外務省，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3/gaikou/html/honpen/index.html>

⁹ 平成十六年版外交青書，日本外務省，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4/hakusho/h16/index.html>

¹⁰ 平成十四年版外交青書，日本外務省，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5/index1.html>

危機對於日本經濟的打擊，引發了日本對於國際油價不斷攀升以及資源安全的隱憂，所以把這樣的安全位階提高到外交安全中的重點，明文載於外交青書當中，使國民能清楚的瞭解這問題的嚴重性。

由近四年來的「外交青書」的演變可以觀察出，日本在「外交青書」中一貫的強調與周邊國家共同合作維持亞太區域和平，並著重於互惠合作的進展，極少在這當中提及本身安全上的顧慮，至多是在北韓的核武、綁架事件上，認為有害東亞地區的安全和穩定，並且要持續的與之溝通釋放被綁日人和家屬，但不會把這資源議題放在國家安全的層次，所以在「平成十七年外交青書」中如此的明確提及海上通道安全的問題，代表著日本在國家安全觀念甚至於進一步軍事安全上的轉折，這可以從「防衛白書」的內容上獲得印證。

（二）軍事安全觀

由於軍事安全與能源安全中的海上石油運輸通道有著密切的關連，而軍事安全又會對於周邊可能對於國家產生威脅的對象予以界定及預測，所以從軍事安全面向來考量，是比純粹從能源安全考量來的具有更高一層的概括性和戰略優先性。本文選擇以 2002 年起（911 後）發表的國防白皮書為分析日本軍事安全的文本依據，是因為這是九一一後最能夠代表中日官方的正式出版品，也可說是最足以代表雙方立場的宣言，所以在考慮到資料的完整性與代表性後，才決定將分析的目標聚焦在國防白皮書上，並輔以其他正式文件佐證分析。

基本上，自平成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2002 年～2004 年）之三份日本「防衛白書」（即中文之「國防白皮書」）對於亞太區域的安全環境以及軍事情勢的認知大同小異，甚至文字上的變動亦極微小，可說自 911 事件後的三年來對於亞太地區的基本定調維持著一致的看法¹¹。但在今年最新的「平成十七年（2005 年）防衛白書」中，較為大幅的修改了文字敘述的方式，但仍維持一樣的基調，主要的變化出現在針對東北亞的部分，尤其是對中國大陸的部分，首次明文提

¹¹ 平成十六年防衛白書，日本防衛廳，
http://jda-clearing.jda.go.jp/hakusho_data/2004/2004/index.html

出：「各國皆要特別注意中國這一中國大陸這樣一個政治、經濟、區域性的大國，在本區域中的各項軍事表現」¹²。而對於中國大陸的現況以及軍事國防，與朝鮮半島一樣，在防衛白書中皆特別設置了一個小節加以介紹，內容包含了他們與鄰國關係、政治現況、軍事部屬等。另一方面，因為六方會談的進展狀況曲折多變，使得牽涉於其中的日本對於此區域的安全認知多了一份不確定感，也在這幾份的白皮書中反映了出來。

本節就這三年來對於亞太地區之安全認知做一整理與介紹，並擷取針對東北亞地區的部分來分析日本對於東北亞的安全認知。首先，三份「防衛白書」的第一章「國際軍事情勢」中皆指出，朝鮮半島的軍事對峙持續、兩岸問題等領土與統一的相關問題可能會威脅到東北亞區域和平與安定。關於前者，日本認為北韓核武問題嚴重影響到了東北亞地區的安全保障，並因為涉及到了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是整個國際社會都必須重視的問題¹³。而且日本本身與北韓還有彈道飛彈試射及日人遭綁架的兩項問題存在，這直接的影響日本戰略防備的優先順序，將北韓放在了第一位。關於後者，防衛書中設有專章介紹中國大陸及台灣的軍事狀態以及目前的安全態勢。

防衛白書中對於中國大陸的專門介紹包含了整體國情、與台灣關係、與周邊國家關係、軍事等幾部分。文中將中國目前急欲強化國力的情況歸因於中國自19世紀以來被殖民化的特有經驗。在中共的領導下，目前的主要目標是維持安定的發展環境，與周遭國家保持友好關係。而對於兩岸情勢，日本方面作的判斷為在陳水扁總統連任之後，兩岸僵局持續，會否出現公開的正式對話或朝向和平解決的方向還有待注意。但在這幾年的防衛白書中，皆明確的指出台海問題雖被中共界定為「國內問題」，但對於日本和周邊國家來說，是攸關東北亞安全保障和區域穩定的國際問題。對於中美關係，日方判斷人權、武器擴散、對台軍售等

¹² 平成十七年防衛白書，日本防衛廳，
http://jda-clearing.jda.go.jp/hakusho_data/2005/2005/index.html

¹³ 平成十五年防衛白書，日本防衛廳，
http://jda-clearing.jda.go.jp/hakusho_data/2003/2003/index.html

問題為中美間的主要矛盾，在加上反恐戰爭後，美國的國際影響力進一步大增，且軍力進入中亞，更使得中國對於美邁向國際體系的一極化動作增添戒心，並更加的朝向國際體系的多極化努力。對於中國與北韓的關係，基於兩國「傳統友誼」以及糧食援助的關係，中對於北韓仍有著極大的影響力。然而中一向主張朝鮮半島非核化，這點將使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願意期待中發揮更加積極的角色，以完成和平解決北韓核武問題。

其次，在三份白皮書當中，對於美日同盟的角色定位為「負有確保維持地區的和平與安定的重要任務」，這是基於東北亞地區為「不安定島弧」（指包括千島群島、北方四島、日本、沖繩群島、台灣、菲律賓群島、印尼群島等地的第一島鍊）的一部份，且比起其他如歐洲等地理區域在安全保障上有更高度的不安定性而產生的考量。在 2002 年防衛白書的第二章「我國的防衛政策」中，詳細的列出了三點主要任務¹⁴：

1. 我國（日本）安全防衛的確保：在周遭國家紛紛擁有核武裝之時，美國的核子力量具有「第二擊」反制的能力。並且基於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當日本遭到武力攻擊時，美國強大的軍事力負有與日本共同防禦的責任。而美日的同盟，對於自由人權、民主價值的保障更是具有不可或缺的角色。
2. 周邊地區和平與安定的確保：基於美日安保條約第六條，為維持遠東地區的和平與安定，美國得以駐軍在日本並使用日本的基地設施，這點有助於在冷戰結束後的今天繼續穩定本區域的和平與經濟發展。
3. 安全保障環境的構築：在美日安保條約的基調下，美日在外交上一同建構有助於維持地區安定的環境。

到了 2004 年的防衛白書又加上了一項任務，可以列為第四點：

4. 大規模災害與各種事態的對應：對於各項自然災害以及恐怖攻擊所引起的特殊災害，必須負起保護人身安全與財產的責任，適切的進行各項救援活動。

¹⁴ 平成十四年防衛白書，日本防衛廳，
http://jda-clearing.jda.go.jp/hakusho_data/2002/2002/index.html

總結以上「防衛白書」中日本對於東北亞安全認知所做敘述，可以將日本的安全認知分為威脅與維持穩定兩部分：威脅地區安全的來源為北韓核武問題、兩岸問題等長期性的衝突；而美日同盟是爲了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定所必要的存在條件。故在因果關係上以及實際的東北亞地區軍事的複雜性（圖 3-12），美日應該更加緊密的合作，並透過修憲與立法成爲「正常國家」以分擔維持穩定的責任，如此才能發揮更積極的角色已解決朝鮮半島和兩岸問題所可能引發的區域衝突與危機。

二、日本的國家能力

（一）軍事能力

藉助上圖 3-9 來看日本的軍事能力，可以發現其軍隊人數即使加上了駐日美軍，比較起周遭的南北韓、中共甚至我國的軍隊人數都還要少，但是日本的軍費在 2006 年的預算審查時提出的金額高達 4.8 兆日幣¹⁵（約 411 億美元），比起中共 2005 年所公開「帳面上」的軍事預算（外界多認爲中共實際上隱藏了一半以上的預算於各項其他機構支出當中，這是中共一貫的處理預算手法¹⁶）320 億美元要多出了將近 100 億美元之多，且當中包括了未來協助美國所分擔的彈道飛彈防禦系統的經費約 10-12 億美金。

¹⁵ 平成 18 年度防衛予算の概要，日本防衛廳，
<http://www.jda.go.jp/j/library/archives/yosan/2006/yosan.pdf>

¹⁶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著，高一中譯，*現代化中共軍力：進展、問題與前景*（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 93 年 4 月），頁 281-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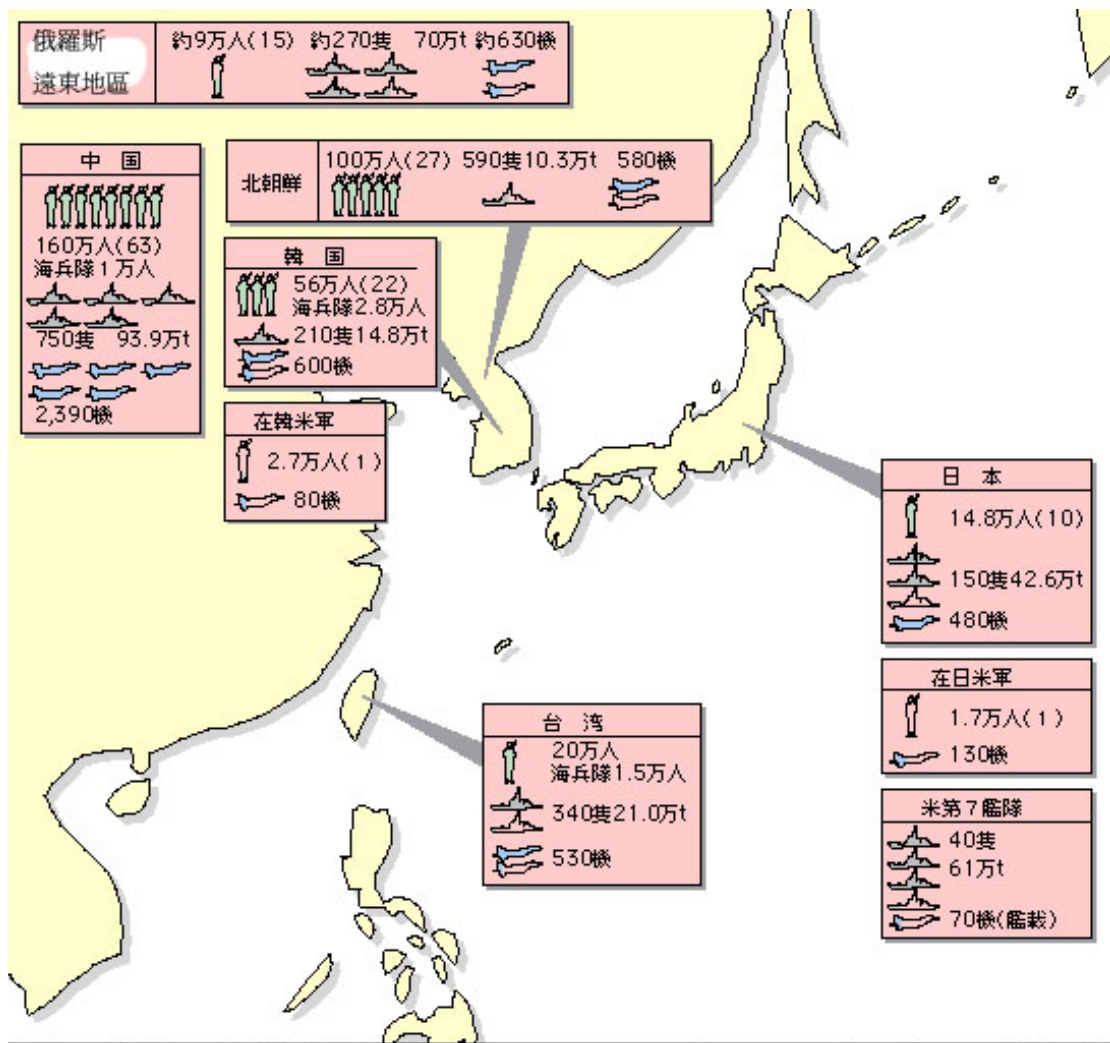


圖 3-12、亞太地區主要兵力分佈概況

資料來源：平成十七年防衛白書，日本防衛廳，

http://jda-clearing.jda.go.jp/hakusho_data/2005/2005/index.html

在實體的現代化軍事設備上，日本因為美日安保條約的緣故，得已自美國取得先進的現代化軍事裝備，甚至與美國同級的如 F-16C/D 型戰鬥機，並且具備全球第一的反潛能力。實際上日本自衛隊的戰鬥力有七項世界第一。

第一、日本具備頂尖的海上掃雷能力。據指出，日本海上自衛隊掃雷部隊擁有掃雷艇、掃雷艦、掃雷母艦、掃雷管制艇等掃雷艦艇三十多艘，居世界之冠，「事實上，美國海軍在亞太地區海域的掃雷作業還需依賴海上自衛隊。」第二、日本海上自衛隊擁有的 P-3C 反潛機數量僅次於美國，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國家。

海上自衛隊還有約五十艘護衛艦負責反潛，目前擔任日本四個護衛艦群旗艦的「榛名」級和「白根」級艦艇，搭載三架反潛直升機，「是世界上罕見的重視反潛作戰的艦種」。第三、日本海上自衛隊目前共擁有十六艘常規潛艇，數量雖然不多，但性能出眾。第四，日本的 F-2 戰機，技術含量超過 F-16，尤其機身採用最先進的複合材料一體成型。第五、日本具有高技術先進裝備，以 88 式地對艦飛彈為例，研發期間在美國進行試射，試射飛彈全部命中一百公里以外的目標，令美軍大感吃驚。第六、日本航空自衛隊擁有世界第一的空軍保飛率，其 F-15 戰機的保飛率，高達百分之九十，比美國空軍還高。第七、日本自衛隊的人員素質出眾，二十萬名官兵的教育程度都在高中以上，全球少見。

日本的這些優勢，代表其無論在代表硬體的軍事裝備上，或者是包括軍事科技、人員水準的軟體上，其質和量都可列入世界強國之林，日本僅是一個受限於「和平憲法」的軍事強國，其軍事實力的強度絕不輸給東北亞周邊的任何一個「正常國家」。

2005 年 10 月 10 日的漢和防務評論報導，日本防衛廳對中共船艦近年頻繁接近日本的做法感到焦慮，已經到了不得不加以考慮的地步。但這則發自東京的報導沒有透露日方「焦慮」和「考慮」的方向。報導指出，在日方所焦慮的問題上，中方似乎掌握了尺度，目前的做法依然在國際法允許的範圍內。

報導中，漢和比較了中日的海空軍力量。就中共海軍而言，它的水下作戰力量已經大大加強，包括八艘最新一代的 KIL0636M 潛艇（基洛級）將於今年全部交船，加上早期的兩艘基本型 KIL0636、兩艘 Vashayank，令 KIL0 潛艇的總數達到十二艘。據說，中共海軍已經擁有使用這種潛艇的基本經驗，人員的訓練兩年前起就開始，因此，新的 KIL0636M 交貨後就能進入服役階段。加上六艘較新型的 039A、一艘最新型 041 國產柴電潛艇，中共現代化潛艇已經超過了海上自衛隊的十六艘柴電潛水艦。但日本潛艇在總體技術上依然領先中共的國產潛艇，大型水上艦隊的技術水準也是日本自衛隊要高出一籌。

（二）外交能力

日本的外交能力，在二戰後主要是靠其突飛猛進的經濟力量而得以發揮，此變化是在五零年代以後，日本經濟復甦，加上國際環境中的南北問題浮現，而日本又需要以「經濟外交」的方式確保與原物料供給來源國家間的穩定合作，並且開拓海外市場，尤其是對於東南亞國家，除了上述兩項目標外，還希望達成戰後和解的效果，就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交織成了日本援外政策的出現。日本就是藉由此 ODA 的方式，使得經濟外交得以拓展，故本文把 ODA 視為日本重要的外交能力與手段。

Holsti認為外援乃是贈與國將金錢、貨物或技術指導給予接受國，使贈與國能夠得到立即的、或長期的商業和政治回收¹⁷。日本最初的對外援助與戰爭賠償息息相關，1954年10月，日本作為援助國加入了由大英國協國家主導的「南亞及東南亞經濟合作與發展的可倫坡計畫」。該計畫有三種援助方式，即以贈送和借款的方式提供資金或物資、派遣專家和接收培訓研修生。日本採取的是後兩種方式，開始以援助國的身份正式提供政府援助，正式名稱為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簡稱ODA）。1958年，導入了政府直接貸款這一新的資金援助形式。它是比民間貸款條件優惠得多的長期低息貸款，由於其提供和償還都是以日元進行，故叫作「日元貸款」¹⁸。

日本學者小澤勝彥從日本經濟的發展趨勢，將戰後日本的援助史分為以下五個階段¹⁹：

1. 1945-54年：盟軍佔領下的復興期。此時期的日本是接受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經援的「受援國」。舊金山條約後，開始結合對東南亞賠償與向東南亞出口的振興政策，即對日本的對外經貿活動的發展有頗大貢獻。
2. 1955-64年：日本經濟快速成長時代。隨著東西冷戰激化、相對的美國經濟的

¹⁷ K. J. Holsti著，李偉成、譚溯澄譯，**國際政治分析架構**（台北：幼獅文化，民77），頁313-314

¹⁸ 金熙德，「日本對華ODA政策演變和中日關係」，**環球資訊**，
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4-05/26/content_334029.htm

¹⁹ 小澤勝彥，「日本の對外援助—歷史的展開」，橋本光平編，**戰略援助 中東和平支援とODAの將來像**（東京：PHP 研究所，1995年），頁24-44

停滯、西方聯盟成立「開發援助委員會」(DAC)等援助機關，當時的日本經濟已經起飛，因此日本也在 1961 年加入此國際援助體制。

3. 1965-74 年：扮演經濟大國的角色時期。隨著美國經濟的進一步衰退，在亞洲地區日本的援助國家的角色也逐漸明顯地出現，1965 年對韓國、台灣的經濟援助協定為其象徵的事件。同時，有償及無償資金援助、技術援助的「三個核心」援助體制也是該時期形成的。
4. 1975-84 年：石油危機後的世界經濟停滯期。面對兩次的石油危機，世界經濟全盤陷入停滯時，日本能夠在短期內克服危機，立刻恢復經濟成長。針對對外援助方面，1984 年首次對國內外公佈「我國開發援助計劃」(ODA 白書)，提倡金額方面的目標、「質」方面的改善(贈與比率的擴充、GNP 比率的改善等)。
5. 1985-94 年冷戰後期：日本成為名實相符的「援助大國」，1992 年 6 月日本政府內閣會議決定「政府開發援助大綱」(ODA 大綱)，即對國內外表示日本的對外援助政策的原則。關於安全方面的國際貢獻受到憲法上限制的日本而言，將它作為外交政策的手段、工具。

本研究認為，引用「平成十七年外交青書」的觀點，在 1992 年「DOA 大綱」發表後，至 2003 年對其再次修訂為止應該作為日本 DOA 的第六個時期，這時期的重點在於日本的援助的基本理念改為：標榜人道考量、相互依存關係的認識、環保、協助開發中國家能夠自立並達成經濟起飛，其目標在於藉由國際援助強化日本在國際社會的發言力。

因為 1945-90 是冷戰時期的 ODA 援助，其基本思維是為了鞏固戰後日本經濟復甦所需的資源並協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並負有改善南北關係和防止發展中國家被社會主義陣營拉攏的任務，所以在冷戰結束後，整體的思維方向就必須有所調整，以消除貧困和建構和平國際環境為主軸，並且著重和資源生產國家的援

助關係，以確保持續穩定的資源來源²⁰。

日本的ODA區分為無償援助（贈與）、日圓貸款兩種方式，這兩種方式裡，透過雙邊的DOA協議，又可以區分為「Tied Aid」、「Untied Aid」兩種。所謂Tied Aid 意指「限制採購條件的援助」。舉例而言，若日本向中共提供「限制採購條件援助」，則受援國的中國必須購買日本的財貨、服務。相反的，Untied Aid（不限制採購條件的援助）意指針對援助資金的利用對象國沒有任何的束縛性。更嚴格的分類而言，完全不限制採購條件的援助稱為「一般Untied」。另外，還有購買財貨、服務的來源限制於提供的援助國或其他發展中國家（Less Developed Country）的「LDC Untied」，購買對象只限制於提供、受援國的「雙邊Tied」等等的分類。而日本雖然大部分援助是屬於非限制性的（大約將近80%），但是其中無償贈與的比例卻偏低，也就是說仍會要求還款，只是給予較低的利息優惠²¹，但這樣的狀況在近年來開始有了調整，同樣以「平成十七年外交青書」中的數據為例，1994年時日本總ODA金額為96億美元，其中日圓貸款的金額為42億美元，無償貸款的部分扣掉了技術援助支出後的金額為24億美元，後者僅佔總DOA金額的25%；而2003年時，日本總DOA金額為60億美元，日圓貸款14億美元，無償貸款同樣扣除技術支援支出後的金額是17億美元，反而超過了有償貸款的部分。

由上述的分期來看，日本自一開始實行ODA政策即是從本身經濟發展的需要為出發點，即使在ODA白書中將「關懷人道」、「南北國家間互相依賴關係的認識」做為核心理念，但在實際作為上，尤其是1973年石油危機後，ODA明顯的被用來保障其資源安全的政策工具。例如：在2004年的3月「日本-阿拉伯對話論壇」、8月「日本+中亞對話」、9月「日本-中南美新伙伴關係構想」等外交場域中，都承諾加強ODA的資金和援助，並擴大合作層面，且明確的在外交青書中說明是因為這些地區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當然以石油為主），所以日本利用ODA

²⁰ 廣野良吉，「日本の外交政策とODA—半世紀の経験から将来への展望へ」，**國際問題**，NO.548（2005年11月），頁15-25

²¹ 石原忠浩，**日本對中共的經濟外交：ODA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論文，民國92年），頁54-58

進行經濟外交，達成確保能源安全並擴展供應來源是其國家能力當中重要的手段之一。

第三節 日本之外在侷限

一、東北亞權力格局限制

從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系統的結構隨著系統單元能力分配的變化而變化，而結構的變化導致對系統單元的行為以及他們互動結果的預期也隨之變化。此外，結構現實主義者更重視「權力」做為達成國家安全的「工具性」，而非傳統現實主義從人性出發，把權力最大化當作「目標性」的存在，所以會認為體系內成員會偏向追求「均勢」，這將更符合國家安全的需要。而目前的東北亞安全格局屬於以美國為首的一超多強結構，主要行為體就是美、俄、日、南韓、北韓（朝鮮）、中國大陸，且主要行為者彼此之間的戰略關係已初步建立²²，分別是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係、美日安保同盟、中日「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夥伴關係」、中韓「全面合作夥伴關係」、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中美「建設性合作關係」、日韓「21世紀新夥伴關係」、韓朝「和解合作關係」、韓俄「面向21世紀和未來的夥伴關係」、韓美「綜合性和充滿活力的同盟關係」、朝俄「友好合作關係」。也就是說在各個雙邊之間的戰略關係已經有了初步的具體界定，但是都不會否認最強大的行為者是美國的事實存在，並維持著巧妙的權力平衡現狀，而這樣的結構使各個系統單元都遵守這樣邏輯時，就無法進行擴張，因為擴張會使得「均勢」的現狀被打破，甚至代表挑戰美國的超強地位，而把日本放進這樣的結構當中亦是如此，他只能透過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以使得自己在此體系結構當中得到穩定的地位和保障，而這也是因為此一體系中仍然保有了多極體系中的特點---對於結盟的渴望和必要，但卻又比多極體系中純粹為了利益而不穩定的結盟要來的有保障，故我們可以說日本在這樣的結構之中，即使擁有前述的軍事和外交能

²² 陳峰軍主編，*亞太安全析論*，（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4年5月），頁73-80

力，但結構不會允許其擴張成能夠宰制地區資源的地位。

從進攻性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在這樣美國領導或是說由擔任隔岸平衡者的平衡多極體系當中，各個行為者因為都不具備潛在霸權的能力，所以是處於安於現狀的環境中，但除非中國大陸的持續經濟成長加上龐大的人口，使其國家力量足夠成爲潛在霸權時，美國會採用增加駐軍或是扶植日本成爲可平衡中國大陸的行為者，衝突就在雙方擴張與遏制之間的拉扯下產生，即使軍事同盟中加入了俄羅斯和印度也無濟於事，因爲不平衡的多極體系已然存在²³；反之，若中國大陸沒有成爲潛在霸權，則美國隔岸平衡著的角色可以撤出，讓日本成爲新的大國繼續保持區域平衡多極的體系，但是在日本與周遭國家皆存在領土爭議的情況下，這樣的地位並不會爲周邊國家所承認和支持，於是日本所累積的國家力量，又必須用來窮於對付紛爭的再起。

以上兩種觀點皆表明，以東北亞目前的權力格局來說，其所能夠運用的能力並不能幫助其改變格局的現況，而只能在現有權力格局中尋求自保並得到有限的保障，且必須符合美國利益（如日北與伊朗的油田開發計畫就是因爲美國的干預而遲遲無法付諸實行）。

二、歷史恩怨

日本與周邊國家的歷史恩怨主要來自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對外侵略，當十九世紀末以來日本取得了中日、日俄之戰的兩次大勝之後，日本人自認爲已經基本完成了「脫亞入歐」，而一躍上升爲可以與歐美列強平起平坐的大國。於是，日本人眼中的亞洲便成爲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目標，並發動了所謂「解放亞洲」的「大東亞聖戰」，儘管日本失敗了，但日本人並不認爲自己敗給了亞洲的任何國家而是敗給美國，日本天皇在 1945 年發佈的《終戰詔書》，根本沒有提及中國抗戰。而造成歷史恩怨的除了侵略的事實之外，尚包含了後人對於當年歷史的詮釋問題，因爲日本存有強大的右翼勢力，所以導致對許多歷史事件的看法迥異於其他亞洲國家，這就是戰後至今日本仍無法與亞洲國家完全解決歷史問題的原

²³ Johns J. Mearsheimer, 大國政治的悲劇，頁 239-543

因，在此將這些問題歸納如下：

1. 否認侵略戰爭：在日本保守的右翼勢力中，有論者認為：「日本發動戰爭是爲了亞洲的安定，目的是把黃種人從白種人的殖民統治之下解放出來」或是「因爲被石油禁運制裁，發動戰爭佔領東南亞油田是被動的自衛行爲²⁴」（1940年英美兩國爲了迫使日本軍隊撤出所佔領的中國領土，前面禁止所屬油輪輸往日本）。
2. 慰安婦問題：日本政府最初矢口否認戰時日本軍隊到處設立慰安所，強爭殖民佔領區的婦女作爲軍妓，後來因各種佐證資料印證，才改以「民間」的基金會——「亞洲婦女基金會」爲代表提供金錢賠償，這也是因爲右翼勢力阻擾日本政府以官方形式道歉，並提出所謂慰安婦是「自願從軍」、「商業行爲」等謬論。
3. 參拜靖國神社：戰後第一個參拜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是中曾根康弘，到目前的小泉內閣爲止，歷次的參拜都會造成輿論反對聲浪，而參拜這個動作之所以會造成亞洲國家的反彈與不滿，是因爲其背後的意涵是肯定了合祀於內的甲級戰犯所發起的侵略行爲，並且造成替軍國主義翻案的聯想，而不僅僅是他們所稱「對二戰爲國捐軀者的追思」而已。
4. 修改教科書：因爲日本沒有國家版本的統一教科書，而是以「學校教育法」的規定，每四年由出版社各自編撰的教科書送往文部科學省，經審查通過後才可在學校使用，如此就出現了許多不同使關的教科書，尤其是右派勢力認爲在教科書中認罪是種「自虐」的情感，會使後代日本人否定其父輩，並不利愛國心的凝聚，因此引發了爭議。1982年時日本首次將教科書中對他國的侵略一概改稱「進出」或「進入」；1986年「新編日本史」把日本發動的太平洋戰爭說成城市從歐美殖民統治下的解放亞洲戰爭；2001年大部分教科書都將南京大屠殺的死傷人數刪除，包括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有一併刪除，而且把「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改成「日中戰爭的擴大」、加入了「日軍打敗盟軍使長期在歐美殖民地統治下的亞洲人增加了勇氣……日軍進入南方，爲亞洲國家帶來了獨

²⁴ 石井正紀，*石油人たちの太平洋戦争*（東京：光人社株式會社，1991年3月），頁53-67

立的契機」等等。2001 到 2002 年這陣子的教科書風波，引來了韓國、新加坡、菲律賓、中國大陸等地媒體及輿論界的譁然，並在各大報章雜誌頭版發表反對聲明²⁵。

尤以上幾個根深蒂固的歷史觀點分歧，可以理解日本若不能夠妥善處理和完成最終的解決，使亞洲國家感受到反省的誠意，將只會深化周邊國家對日本的疑慮和戒心，日本要推動「正常化」也會被當成「軍國主義復活」。連帶的，爲了能源安全所做出的種種作爲，也會被質疑是爲了一己之私所進行的零和式競逐，在這樣的歷史恩怨限制之下，將造成日本與周遭國家的政治低潮，更不利於能源合作的拓展。

三、美日安保的限制

對於美日安保條約，國內外學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一派認爲美日安保條約對於日本而言，是一種「瓶塞作用」，藉由美國主動提供日本國防上的安全保護，防止日本爲了國防安全問題再次走向軍國主義路線²⁶；另一派認爲美日安保條約是日本發展現代化軍事力量的掩護，因爲日本在 1997 年「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新指針）起將美日安保的範圍擴及到「周邊有事」，日本本身接連通過 2003 年「有事三法」、2004 年「防衛計畫大綱」使得自衛隊的行動權和自主性更具備了明確的法源依據。在這樣的過程中，隨著美國一步步促使日本成爲更具有自主能力的同盟，以分擔美國維護東亞安全的壓力，但同時也使得日本得到了從過去的被保護國，逐漸提升爲平行的同盟國的地位，而這樣的同盟關係未來將繼續依美國的利益被不斷的強化²⁷。

筆者認爲兩派說法各有可取之處，首先以美日安保的基本精神而言，在冷戰後的角色被日本定位「爲維護亞洲安全不可或缺的存在」，日本在面對北韓核武危機、海上安全、中共潛艦多次入侵領海等直接威脅下，有美日安保做爲後盾，

²⁵ 徐之先主編，*中日關係三十年*（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 年 10 月），頁 346-354

²⁶ 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東亞季刊*，第三十五卷第二期（2004 年 7 月），頁 9-13

²⁷ Balbinal Y. Hwang, *The U.S.-Japan Ministerial Talks: Focus on a new Security Relationship*, Executive Memorandum,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No.960(Feb 17, 2005), pp.1-2

確實是可以稍加降低心理上的無助，至少可減緩走向窮兵黷武的方向，因為只要有美國這一超強持續在亞洲維持駐軍和控制能力，基本上的均勢現況將不至於失控。其次，日本的右派勢力不斷的增強影響力，左派政黨的政治實力的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行動也未因 2005 年遭大阪高等法院判定違憲而停止，由此可以看到日本的未來趨勢確實是逐漸右傾，故亞洲國家會有日本重新走向軍國主義的擔憂，也是不足為奇。

但回歸到美日安保的主導者---美國的國家利益而言，日本取得超過於平行合作盟友的地位，真正發展成超過「正常化」國家的結果，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因為這樣的日本不但無法負責亞洲安全的維護工作，反而會造成亞洲國家間的敵意和引起安全困境，成為衝突的亂源，故美國無論如何不會希望日本過渡發展本身的權力地位到美國無法掌控的情況發生，所以美國勢必會透過這樣的合作機制，將日本限制在可控制的範圍之內。

經由上述三項日本所面臨的限制，可以瞭解日本的能力並非是可以無限延伸的，更何況其本身的經濟發展歷經「失落的十年衰退期」更是突顯了來自本身國力發展的瓶頸。然而，日本目前既有的實力仍然是不可小覷，而且當他將能源安全提升至國家安全層次中的重要工作時，必定會把可掌握的資源、心力集中投注在爭取能源供給的安全穩定上，而這對於周邊國家尤其是中國大陸而言，將會對正在實行的「能源外交」政策造成何種影響？帶來的是零和的競爭或是合作的契機？這都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重點，下一章將把日本因素放入中共能源外交的脈絡中探討，主要的範圍在於中共能源外交中同時也是日本能力所能及的幾個場域，藉由事件的演進來解釋日本所發揮的影響，並試圖預測兩者在該場域未來的走向和解決方式為何。